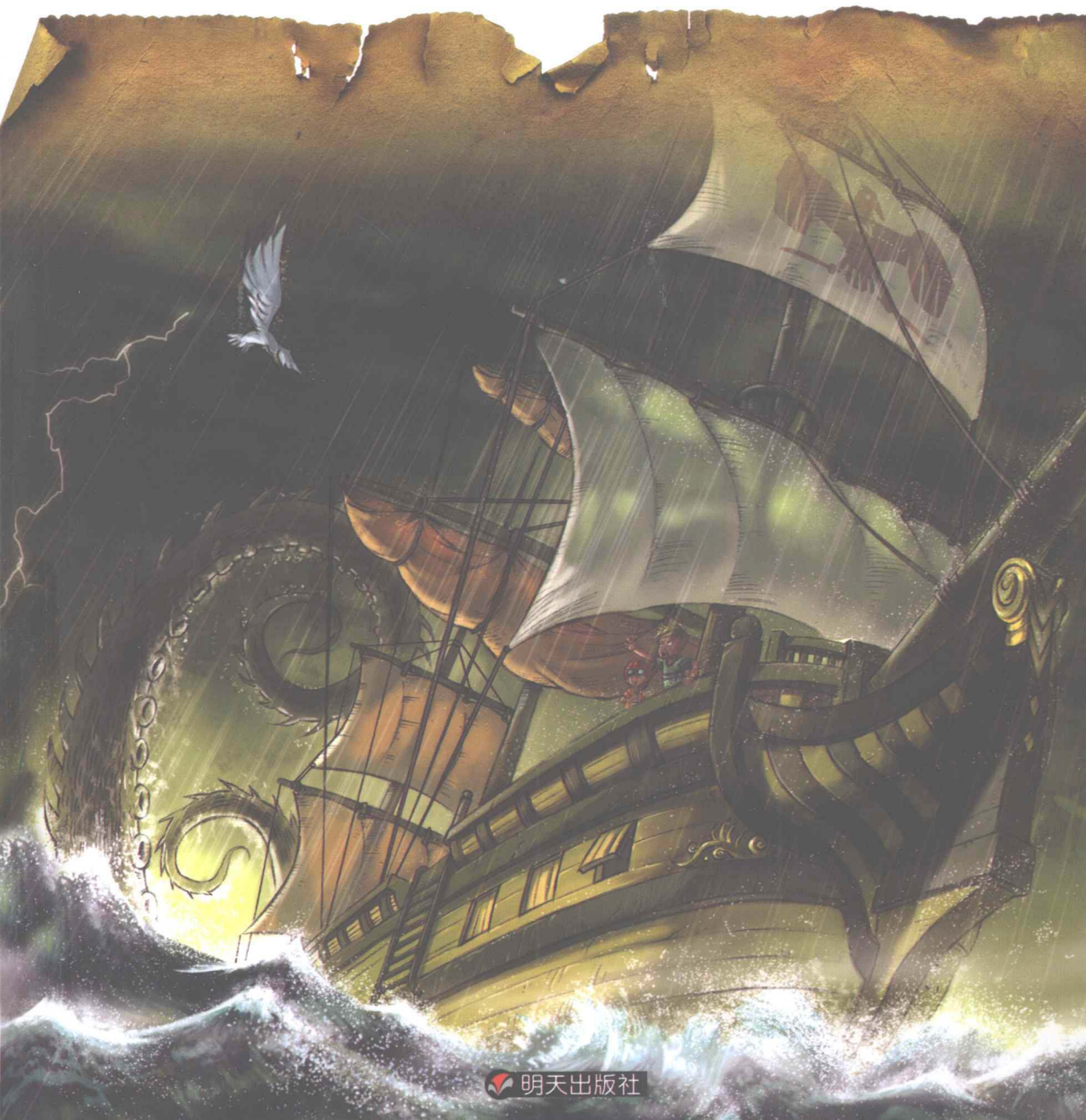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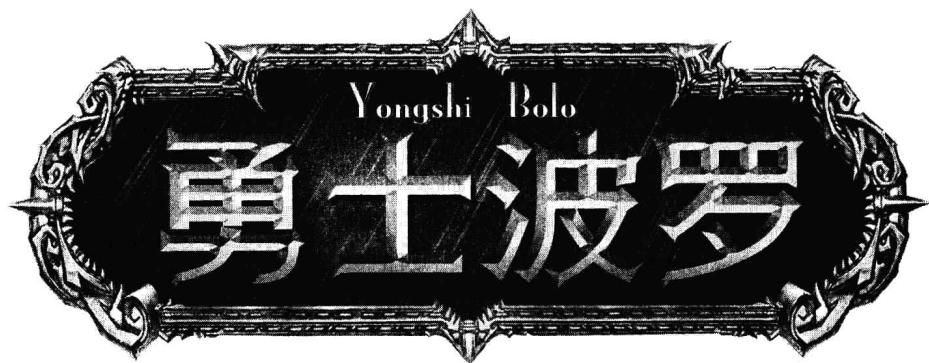


Yongshi Bolo 勇士波罗

[奥]托马斯·布热齐纳 著 [德]米夏埃拉·黑尔姆斯 绘图 沈锡良 译

《冒险小虎队》作者倾心奉献的第一部长篇力作！一部最惊险、最刺激的冒险小说！





Yongshi Bolo

勇士波罗

[奥]托马斯·布热齐纳 著
[德]米夏埃拉·黑尔姆斯 绘图
沈锡良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勇士波罗 / (奥) 布热齐纳著; 沈锡良译.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32-6013-2

I. 勇… II. ①布…②沈…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7668号

责任编辑: 孟丽丽

美术编辑: 李葆华

勇士波罗

[奥] 托马斯·布热齐纳 著

[德] 米夏埃拉·黑尔姆斯 绘图

沈锡良 译

*

出版人: 刘海栖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社址: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网址: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E-mail: tomorrow @ sdpress.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格 170×240毫米 16开

印张 18 字数 210千字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2-6013-2 定价: 1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82098710

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04-06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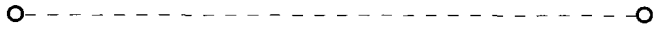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Polo Pazifik

Author: Thomas Brezina

Copyright © 2002 by Ravensburger Buchverlag Otto Maier GmbH, Ravensburg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9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你准备好了吗？”

话音刚落，

一位陌生的船长出现在波罗·帕策菲克的面前。

船长告诉这位男孩，

他自以为早已死去的父亲还活着，

只有他才能救父亲的命。

可是他必须成功劝说他的五个最大的敌人帮助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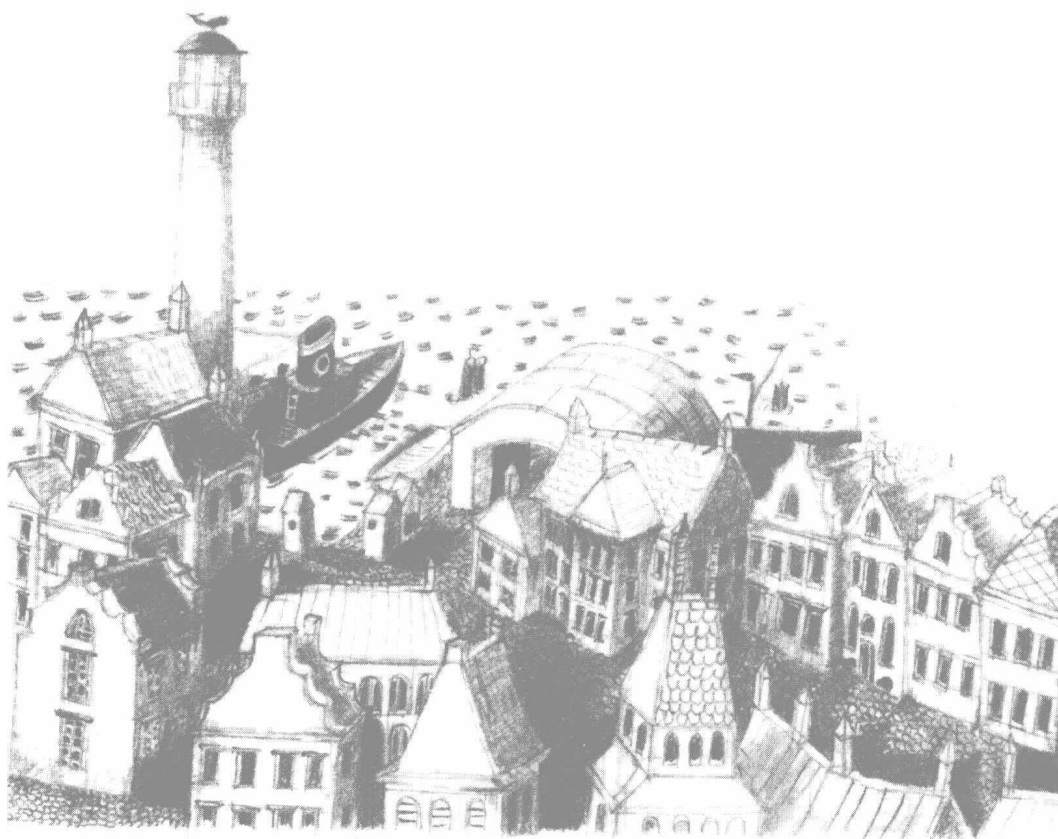
只要他们一起到达了目的地——石梦岛，

他就能重新见到自己的父亲。

波罗仅仅获得了他那野蛮而与众不同的朋友阿咪

和一只名叫阿约罗的海鸥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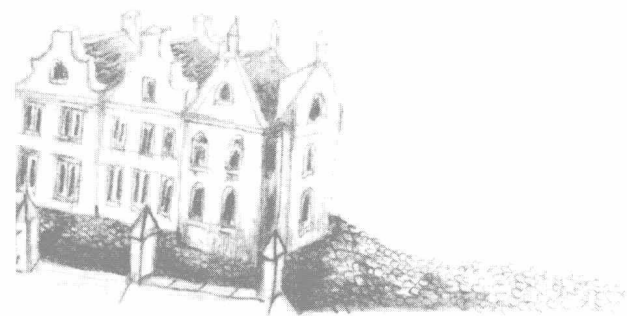
最坏的敌人有可能成为朋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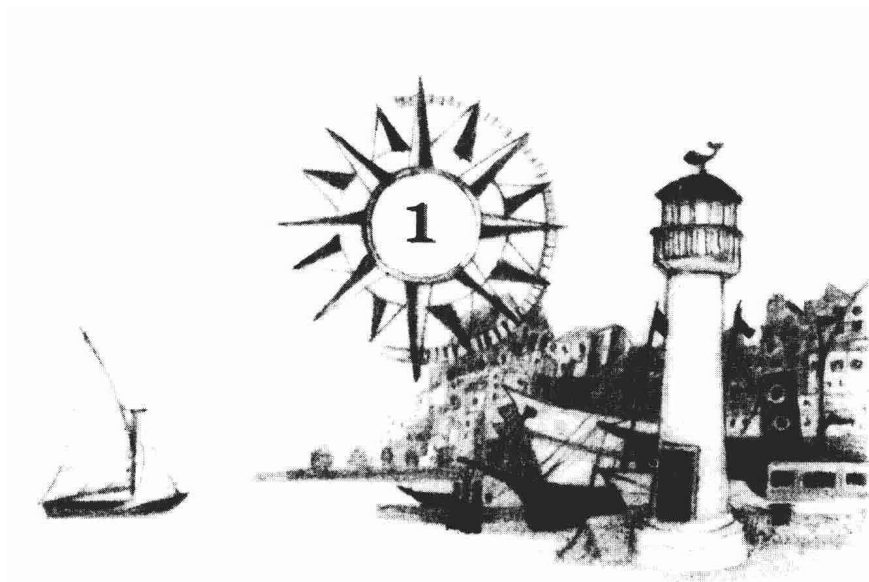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在你碰到的任何事情中寻找机会。』

算命女人阿曼达





日子就这么过着，和以往的每一天没有什么两样，可一旦过去了，它们就烟消云散了，我们再也想不起它们本来的面目。这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人仿佛被一只巨大的弓箭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似的。

在自己十三周岁生日后的第十三天，波罗·帕策菲克过的完全就是这样的生活。他像平时一样起床太晚，像平时一样上学太迟。在学校里，他像平时一样每时每刻都要受到老师的警告，因为他要么是在课堂上梦游，在自己的作业本上画画，要么就是和他的邻座阿咪窃窃私语。阿咪尽管是个女生，但是他最好的伙伴。这一天中唯一不平常的事是波罗的地理测验获得了优异成绩，不过这次测验中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海洋方面的知识，而这些正是波罗·帕策菲克最熟悉的。



波罗的午餐像平时一样，是在一家名叫“锯鳐”的小客店的一张小桌子旁边吃的，他母亲是那里的厨师。在他周围到处是锅碗瓢盆发出的声音，有的锅里正冒着热气或者沸腾着，他母亲正以严厉的眼神观察着油炸鱼和煮鱼的动静。在此期间，她还时不时地走到波罗身边，一边看他将堆成小山似的薯条和烤鱼块吃个精光，一边听他絮叨着发生在学校里的新闻。等到讲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情时，波罗的嘴里总是塞满了特别多的东西。

吃完饭，他回到了自己的王国。这个地方唯有他才能进入。这是一座古老的灯塔，坐落在海港围墙的前端。待在塔楼上面的房间里，波罗感觉自己就像一艘轮船的指挥台里的船长一样。从前，这儿的塔楼里可以发出灯标这种间歇性的闪光信号。虽然他要在塔楼里做作业和学习，但这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就在他十三周岁生日后的第十三天，他正在埋头做数学家庭作业时，外面的地平线上出现了熠熠发光的一点，光点似乎漂浮在波涛上面。从陆地上看，有人认为这种光是太阳光在大海里的反射所引起的。没有人预料到那儿会有什么东西在朝海港方向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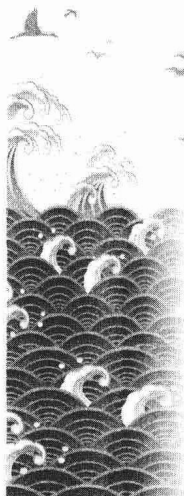
波罗·帕策菲克抬起头叹息着，因为他要做的那些算术题始终解不出来。他发现了那个亮点，他的额头上突然起了一道浅浅的皱纹，他的眼睛慢慢眯成了一条缝，他紧张地向海天相接的地方张望着。那个点停止运动了吗？

不，它在移动，只是非常缓慢地移动而已。

那是什么？那会是什么呢？

此刻，波罗·帕策菲克突然感到忐忑不安起来。这种忐忑不安仿佛是有谁敲着你家的大门，可你还不知道这人是要来干什么。波罗用力打





开他做作业用的那张书桌的抽屉，拿出一架又大又重的望远镜来。当突然锁住了那个亮点的时候，他马上认出那是一艘三桅船。

三桅船越来越近了。波罗放下望远镜，惊讶地摇了摇头。事实上，他还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样的帆船，他仅仅从书本中和电影里看到过它。尽管每天有数百艘轮船驶入这里的城市海港，但还从没出现过三桅船的影子。

这艘船在向我靠近！

我为何想到了这一点呢？波罗困惑地用手擦着额头。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念头从何而来呢？那些念头平时总是就像自己的声音一样，可这一念头不是这样，它听起来要比平时萦绕在波罗脑子里的任何一切都更有信心、更有把握。

时机到了！

这一次波罗大吃一惊，好像突然有个人朝他脸上扔了块冰冷的毛巾。

他的双手顿时全湿了。他看见自己的手指抓到了数学作业本的页面，留下了脏兮兮的痕迹。

“不！”波罗低声呻吟着。他做作业已经花了两个小时了，这下他得重新做了。他的老师很重视作业本的整洁和字迹的工整。波罗数学成绩一向不好，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让老师发火或者生气。

现在，光凭肉眼就可以看清这艘帆船了。帆船越来越靠近，波罗·帕策菲克内心的不安也越来越强烈。他无法平静地坐下来，只好用劲将摇摆不定的木椅推到后面，站起身来，走进那个狭窄的阳台，阳台紧紧环绕着这座灯塔最高处的圆形房间。



没有人比波罗·帕策菲克有更好的视野去瞭望辽阔的大海了。以前在建造灯塔时，就已经考虑过，要让渔民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闪光信号。加上反光镜和玻璃透镜的作用，耀眼的光线就能将船只引入海港。

不过这已经是老皇历了。如今，这里筑起了混凝土砌成的防波堤，堤坝上每隔几步路就有明亮的灯光照耀着。这座灯塔成了多余的东西，市政当局甚至计划拆除它。

海因老人不仅拥有精致的渔港饭店，而且也拥有海滨咖啡馆和名叫“章鱼”的海港酒馆。他曾为灯塔要被拆除的事情，扯破嗓子到市政府抗议过。他习惯拄着一副拐杖，那天看到市长上车时，他甚至拿着拐杖威胁过市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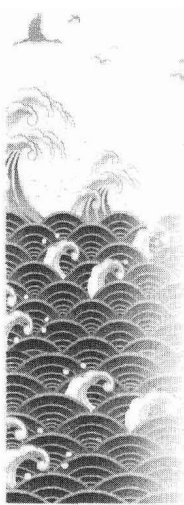
后来，市议会决定维持灯塔的现状，不过老海因必须支付所有的修理与维护费用，并且一定要注意不让可疑人员在此安营扎寨。

老海因雄赳赳、气昂昂地点头同意了，嘴唇抿成一条细线。凡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这一辈子都没想过要将钱塞到灯塔上去，他实在是太吝啬了。

去年夏天，波罗·帕策菲克为了赚点零花钱，曾到老海因的海滨咖啡馆打过工。他本来希望做些将龙虾肉或者其他美味佳肴盖在面包上的活，或者甚至可以干制作大杯冰淇淋的差事。可到头来，老海因分配给他的是刷洗碗碟，然后把它们擦干净的工作。波罗当时想存钱买一架好点儿的望远镜，所以他只好留了下来，清洗着堆成小山的碗碟。

波罗整天就盯着斑驳的墙壁发呆。在小壁龛里放着几只很油腻的洗涤精瓶子，旁边堆放着一些很硬的海绵，他还用海绵擦洗过特别难洗的外壳。一次，很偶然地，他在洗涤精后面发现了一把灰色的小钥匙，





钥匙的挂件上有几个泛白了的字母：NNO1313。

波罗·帕策菲克知道这个密码，因为海港是他的王国，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他就海港里度过，所以他常常看到这个密码。NNO1313这几个大写字母和数字从上到下依次被写在了灯塔外墙上。

谁也没注意到水槽边的波罗在做什么，也没有人想到他的一只湿漉漉的手早已将钥匙藏到了裤袋里。

当天晚上，他又走进灯塔。灯塔入口位于背靠海港的一侧，是在一个角落里，因此，波罗·帕策菲克进入古老的灯塔时，根本不必担心会被人注意到。

大门是用金属做的，浪花和大风将大门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可是那把锁像是刚油漆过一样。钥匙毫不费劲地插进锁孔里旋转起来。当他按下门把手，朝里推开大门时，让他再度感到惊讶的是：铰链并没有发出刺耳的咯吱声。尽管灯塔看护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辞去了职务，但大门移动的样子好像现在仍然每天都有人使用一样。

波罗当然会满腹狐疑了。难道这里是老海因的秘密基地吗？人们私下里一直在议论纷纷，说老海因出售走私香烟和朗姆酒。朗姆酒酒精度很高，即便最厉害的水手，只要稍稍喝上几口就会醉倒在地不省人事。说不定灯塔就是一个秘密仓库呢。

当波罗·帕策菲克来到灯塔的内室时，闻到空气里散发出一股死鱼的腥味、渔网的腐烂味和润滑油的气味。他打开自己的一把旧手电筒朝里面照，发现一大堆灰蒙蒙的破烂家什，被人漫不经心地扔在了那儿。

波罗将手电筒的光线朝上面巡游，自己把头朝后一仰。在灯塔的中央，有一处螺旋楼梯就像软木塞螺旋起子一样一直旋至最高处，直接

通往顶部那个玻璃房间，以前的间歇性闪光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波罗轻轻地随手将大门关上。虽然他也曾在漆黑的夜晚穿越过漆黑的小巷，虽然在暴风雨之夜他独自一人待在家里也都无所谓，但古老的灯塔里的寂静还是让他忐忑不安起来。

那道被风化了的金属大门似乎挡住了船舶和海员所发出的噪音，这里既听不到浪涛声，也听不到酒馆和饭店里传来的音乐声。

波罗用双手抚摸着——头任何梳子都无法使之服帖的金色浓发，擦了擦自己那张长着雀斑的脸，又用手指挖着耳朵。他的母亲特别受不了他这一点，每次看到后都要狠狠地指责他的这一毛病，可他总是无法改掉挖耳朵的坏习惯。

为了打破沉闷的寂静，他开始大声地吹起了口哨，口哨声在高耸的墙壁间发出回响。

这是灯塔最上面的那个房间。在码头上的时候，波罗常常怀着好奇观看这个房间，它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他走近金属楼梯，抓住栏杆，用手电筒照着一级一级阶梯，慢慢朝上面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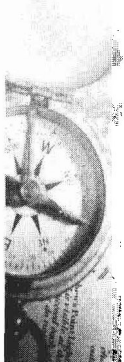
他每跨出一步，螺旋楼梯就颤动一次，随后发出低沉的金属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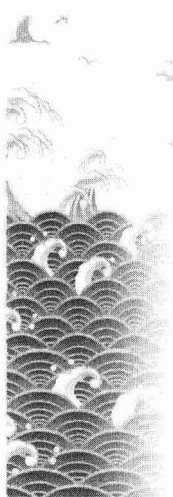
到了上面，波罗的内心有一种几近敬畏的感觉，仿佛走进了一座已经关闭了好久、外人不得入内的神庙。

这个灯标房间并没有门，只有一个活动盖板而已。波罗将盖板抬高握住，这样它就不会跌落到地上发出隆隆声了。

透过洞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悬挂在天空中的一轮圆月。月光淡淡地照在窗玻璃上，地上可看到窗框的阴影。

一阵暖风吹到波罗的头上，他环顾四周探寻，发现有一块玻璃被打碎了。





在以前安装着功率强大的电灯泡的地方，如今只有一个被砌筑起来的灯座了。灯座上面有一个海鸥雕像，海鸥的眼睛闪闪发亮。

波罗伸出手来对准它，可手马上吓得缩了回去。这只海鸥不是石头或者金属做的，而是活的。只见海鸥愤怒地怪叫一声，张开翅膀扑棱了几次，可并没有飞走。

在平台四周的地上散落着一些鱼头和鱼刺。

波罗·帕策菲克看过有关水手的报道，说是被捕获的海鸥可能是很危险的。动物们常为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而战，被捕获的海鸥们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扑棱着翅膀，伺机寻找着出口，谁要是挡住它们的去路，必将受到它们的尖嘴利爪的攻击。波罗甚至还听说过，一只海鸥曾经把一名水手的眼睛给抠了出来。

和那只白色的鸟儿面对面时，他不由得地想起了这件事。

那只海鸥头上的黑色斑点分布不均，它在来回飞着四处观望。过了一会儿，它用又圆又亮的黑眼睛审视着波罗·帕策菲克。

“喂！”波罗对它说，否则他又该如何称呼它呢？

海鸥张开嘴巴，发出一声急促的尖叫算是回答。

“如果你想飞走，你就走好了。我不会妨碍你的！”波罗向它承诺。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和气气，值得信赖。

海鸥继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然后将身子转向那个破损的窗子，扇动翅膀，飞到了外面的夜色之中。当海鸥在浪涛上飞翔，月光在海面上闪烁时，波罗看到海鸥明亮的羽毛闪闪发光。

灯塔里的这个圆房间已经很脏了，鸟儿们肯定在这里落过脚了，地上留下了厚厚的一层鸟屎、羽毛和食物残羹。房间里没有一张椅子，只有一个角落里摆放着一张旧桌子，尽管如此，波罗·帕策菲克从一开始

就感觉这儿不错。

那些窗玻璃倒是有点异乎寻常。只有其中的一块玻璃上有一个窟窿，上面的缝隙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尽管时间流逝，但其他窗玻璃依旧完好无损。而且不仅仅如此，窗子也很整洁，眺望大海远方的视野也很开阔。

波罗用了好几个夜晚，才将塔楼的这个房间擦得干干净净。

他从垃圾堆放场搬来了家具。那儿的垃圾都是从抛锚停泊的远洋巨轮上清理出来的。不过他引以为豪的是那张书桌，栗色的木头，考究的油漆，十分结实。这张书桌他是在塔楼房间里找到的，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擦干净。一只木头做的色彩缤纷的指南针刻度盘镶嵌在桌面上。椅子是圆形的，上面还装着软垫，并且可以旋转。波罗甚至还一鼓作气将一只皮制的弹簧垫沙发椅沿着螺旋楼梯扛到了上面。

灯塔是他的堡垒，连他最好的女同学阿咪他都没让进去过。每天下午他就坐在这里，做自己的功课，如饥似渴地向大海眺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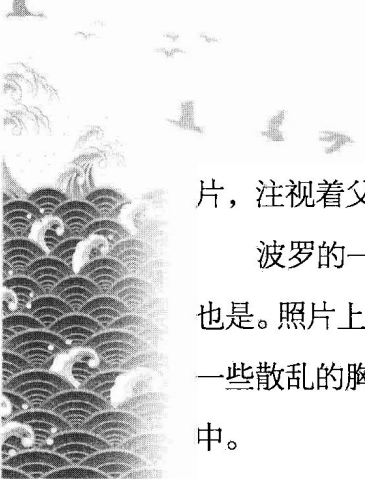
还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毕业了。他希望最后一天上学一结束就去应聘做船员，在大海上远航，去世界各国。他真希望自己能和父亲一样做一名海员。

每当想起父亲的时候，总有一种悲伤的情感向他袭来。他从没有见过父亲，只是从照片上知道他长什么模样。他像珍藏宝贝一样地珍藏着那张照片，把它放在书桌抽屉里的一个旧信封里，他经常会将信封拿出来看。

有时，他甚至还和这张缺了两只角的照片说话。

他是绝不会让他的同学知道这件事的。波罗很清楚，一旦他们知道这件事，那他们肯定要十分起劲地嘲讽他。不过，当拿起父亲的照





片，注视着父亲的眼睛时，他的心情就会越来越舒畅。

波罗的一头金色浓发就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那双碧绿的眼睛也是。照片上，波罗的父亲穿着一件浅色套头毛线衫，毛线衫上面露出一些散乱的胸毛。他看起来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好像刚刚潜入过冷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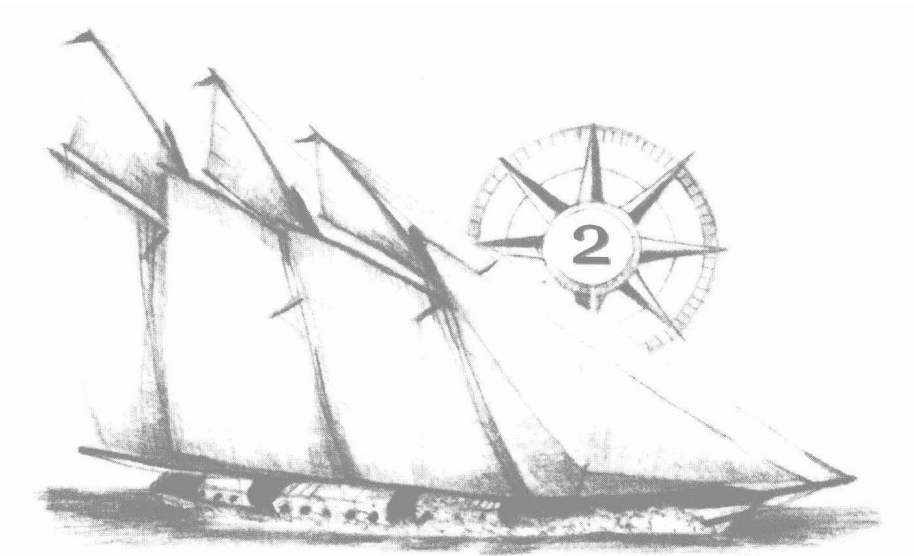
那一天，当三桅船驶入海港的时候，波罗突然感到有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想看看父亲的那张照片。他一边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朝远方的那条船眺望，一边用手在抽屉里翻来翻去，想找出那只望远镜来。他的手指摸到了那个又脏又旧的信封，他把信封举了起来，看都不看一眼地赶紧将手塞进信封。

波罗吓了一跳，因为他根本无法相信这一点，他的手指在信封里急促地翻寻着，直至他不再有任何疑问。

“可是，这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进来呀！”波罗轻轻地自言自语。出于老习惯，他每次总是耐心地在通往灯塔房间的那个金属小窗上粘上一根头发。他进去的时候，那根头发还在那里。这样可以确定，没有人进过这个房间。波罗记得很清楚，他昨天还拿过这张照片，然后又重新放回到了原处。

可是，这张照片现在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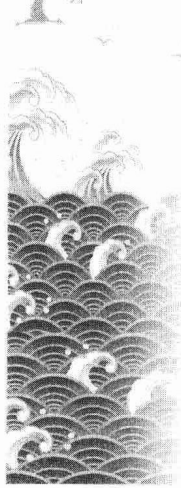
波罗突然觉得自己无法在灯塔里待下去了。他将作业本和课本塞进自己的背包里，背上背包出了塔楼。不过，出去的时候，他还是朝那艘帆船看了最后一眼。

帆船越是靠近，似乎就越是让波罗产生敬畏之心。它还从没有收起过风帆呢。从内陆吹到大海上的一阵海风把船帆吹得鼓起来了，根本没有垂落下来。

在此之前，还未曾有一条船给波罗留下过如此深刻的印象呢。在古书里，他看见过许许多多气派的大帆船的图片，但从未见过这种模样的帆船。

从最前面的桅杆到船首顶端，缆绳紧绷着，狭窄的三角形船帆在





缆绳之间随风飘动，这些船帆给帆船提供了额外的动力。每根桅杆的顶部都有一根细绳，上面插着血红的小信号旗。就连船尾也额外装上了一面船帆，这就赋予了这只帆船庞然大物的外表。

到这艘船上做海员，出海远航！波罗的心里闪过这一念头。

可他的母亲是绝不同意让他去的。在她的眼里他还太小，而且她对他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每天晚上她都要检查他的作业，这让波罗觉得非常不爽。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在两星期之前，他庆祝了自己的十三岁生日，他真的完全可以照顾自己了。

波罗走下去的时候，螺旋楼梯的金属阶梯发出的声音，就像用钟楼上的组钟的棒子敲击出来的一样。他像平时一样先把大门打开一条小缝，弄清楚没有人注意他后，才迅速从塔楼中溜出，随手关上大门。

码头堤岸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高高的堤岸一直伸展到港池那儿，灯塔就在堤岸的最高点上。这些人中不仅有在附近海滩上游泳的度假者，而且也有码头工人和附近旅店里的服务员，还有那些厨师，他们将沾有面粉的手往自己的围裙上一擦就出来看热闹了。

大家全都惊讶地站在那里，远望着那条三桅船以一名主人的姿态翩翩风度地在大海上航行。

这时，水手们迅速地收起了船帆，船速开始慢下来了。波罗这才后悔自己为何要离开灯塔。从灯塔上面看这艘船的视野是最好的。而这里已筑成了一道人墙，将他的视线完全遮挡住了。他在同龄人中算是强壮的，但还不够高大。尽管如此，那些比他年龄大的人要是想和他吵架，也还得掂量再三。波罗从七岁起就在一家摔跤俱乐部里训练，他早就可以将比他重一倍的、至少比他高两个头的男孩摔倒在地。

“原来是你呀！”一个女孩出现在波罗身旁。她下身穿一条宽松裤